

以樹之名

我總是惦念與樹傾談的緣起。就像一串脫落句讀，究竟是從哪行段落開始讀起；哪一枚芽是最先睜開眼睛，凝視這個世界？

點樹之名，是否就能循序勾勒樹生長的輪廓，細細描繪著呼吸頻率。我凝視那朵綠色墨點，奧義沿著它的年輪往上攀升，伸出千萬朵葉子似索求些什麼，向著一片冰藍色的。然而天空乾淨，沒有一朵雲懸浮著，沒有困惑的空間持續膨脹，我的喉嚨卻感到果核般緊實。

不禁想起在廣袤宇宙深處，那群聽不見，也無法碰觸彼此的星，在孤單空間無聲沉浮。那些發光星體，以及尚未成形的，依舊漂浮；已然命名，或是尚待命名的，依舊存在。彷彿星子從不困惑，也不在意自己，會自哪個端點開始運轉，終會回歸自己，運轉成一個專屬的圓，一道永恆軌跡，一座無限膨脹的宇宙。那麼，地上的樹也是如此嗎？

我眯眼仰望成簇覆疊的亮綠色鱗片，濺起陽光似漫漶水波，波動的紋路隱約透露出某種無端的秩序。於是假想一棵樹的聲色，受想行識，如何在天空的冷眼注視下，等待春度嚴冬，斂翅而後飛，懵懂得完成生老衰病，凝練與怒放，也默默循環了自己的秩序，一個圓形的存有，微型的宇宙。然而樹猶不解，飛懸的葉子彷彿集體患了失語症，無聲落下。我央求地扣問，樹仍不語，望著滿地隱喻的箴葉，兀自沉思。

1

樹，永遠處於軸心
對所有圍繞它的事物來說
樹享受著
天空的巨大窟窿

我沿著細細葉脈，追溯那段綠色歲月，青春是否因為惘然，顯得過分孤獨？尤其擁有一雙不甚靈敏的耳，卻過分靈敏的心，併置於敏感而多夢的體質，以及尚未熟絡的思考體系，導致難以深刻爬梳自身存在的座標，世界的任督脈絡。我經常自虐得把自己孤立在早秋風景裡，想望著苦澀楓樹，如何從揉皺的樹皮滲出蜜來。

也許是太稚嫩了，尚未學習到深刻的術語，陳述的規則，來不及仔細辨認每片葉的血脈，即陷入言說的樹海。

那些口耳相傳的知識，同學間的笑語，如葉翻湧，我眼睜睜看著，卻難以接續話題線頭，跟隨銀鈴般節奏，唱和一首綿長的敘事曲。等待風起，那些紛亂脫序的語音向我迎面痛擊，絕望的葉子於是紛紛墜落，楓照樣開得大片酡紅。我感到失重下沉，跌在看似飽滿實則空虛的窟窿，好像校園角落打掃區裡，那群惹人厭倦的葉子，成堆。最後，終於在某次受挫的課堂上偷溜出來，一個人悄悄躲在圖書館裡，尋求書的撫慰。

整座圖書館很安靜，一切聲音開始躡手躡腳起來，我卻獨鍾靠窗的角落位子。矮式木紋書桌，日光漸次蔓延書葉，猶如蝶翼展開，斑斕的文字圖騰。當濃濃的綠影輕吻眼皮，我把臉貼近書本，用手指仔細撫摸每顆鉛字，試圖感受彼端傳來的微溫。也許少了聲音的阻礙，縮短了真實與誤解的距離，可以輕而易舉了解每顆字所欲傾訴的內涵，我耽溺在想像對話氛圍裏，然後，深深嗅到了一種木質纖維的味道。

那股熟悉味道，喚醒某種意念的初竇，我不禁仔細凝視眼前字句，如蟻群充滿秩序，嵌印在疲軟的薄紙上，那群飛動的思維，逐一卸下鉛字重軛，彷彿整棵樹身的呼吸、脈動，血管也流竄其中。我終於意識到樹不語的悲哀，它遂壓輾自身，化作片片翻飛薄紙，任憑千言萬語填滿它的質地，卻找不到一行清晰，屬於自己的語言。而我將如何書寫自己的名字，填滿那薄弱的生命質地？於是絕望得捧住一枚巨大的疑問，當沒有足夠力量予以回應，只能傾耳默禱，那來自書葉底層的低吟：「請安慰我，像風安慰樹葉那樣／呼喊我，如同蟬呼喊黃昏／請務必為我描述一屋一榻，讓這負傷的靈魂／逐字逐句回家」詩人如斯說。

我把頭埋在書頁，深陷在渴慕情緒裏，遲遲不能離去。直到憂心的同學四處搜索尋見，引起任課老師注意後，我的名字於是被列為輔導室的諮商對象，一名患有聽覺障礙的學生。毫無異議地開始接受，過份的關心。

「說說妳今天的心情好嗎？」輔導室老師以溫暖的嗓音，關懷的手勢，試圖想讓我多說點話。

「下禮拜三約你的朋友們來這裡，來個簡單的午餐約會，好嗎？」我沉默得點點頭。可是她不懂，我所深切需要的，從來不只是友誼而已。

這世界是否需要應然的秩序？我經常靜靜得排隊。

也許在等待鐘聲響起的升旗隊伍，進入福利社的長龍，或者體育老師的點名單。只要努力跟上前一位同學的腳步，不時張望著後面的臉龐，在心裡默數編號，以便適時應答，儘管並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也無須做出任何回應，只要順利接上此串鏈節，融入應然的人事序列，也許就能在龐大人羣，喧嘩的聲音裏，尋覓一方容身位置，一個小小的靈骨塔，供奉自己的五官形骸、受想行識。如此一來自己將不會顯得獨特，不至於惹來種種注目的眼光，可是，當我越害怕脫序，卻越發困惑起

來。

最深切的孤獨是否來自於秩序無端的開始？

樹從來不解釋，只用濃濃綠蔭，木屑的香氣，潤濕我的睫毛；我也不問了，一個女孩靜靜抱著樹幹流淚，天空依舊乾淨，沒有一朵雲困惑著。我們共同仰望、思考，關於個體的存有，何以被世界完全接納的奧義，以佇立的姿態，等待一座廣袤的空間，默默追索。默默。

也許我該慶幸，樹因為不語，得以樹立了自己。

2

有一天上帝會向他顯現
因而，說得確切一點
它的存有會以圓整的方式發展
向上帝伸出它圓熟的臂彎

揀個清晨，去琴房彈鋼琴。

我小心翼翼踏上通往琴房的階梯，深灰色石階漾著薄透的水漬，滲入石磚肌里，看起來更顯深沉內斂，昨夜似乎下了雨，打落不少桂花，於是朵朵精緻的鵝黃色小花瓣，像個漂亮裝飾音，鑲嵌在階前。那是數叢桂花種植在石階兩旁，像特殊的洗禮程序，彷彿每位踏入琴房的人，勢必沐浴一場充滿香味的受洗儀式。

推開虛掩的琴房，米色紗質窗簾靜靜飄動著，輕而亮的光束透過窗隙灑落，那蹲距在角落的平台鋼琴，一架巨大且優雅的樂器。深且黑的琴身擁有令人安心的穩定感，黑白相間的琴鍵暗嵌著奇妙秩序，每顆音符卻充滿了不安的躍動感，似乎眼前這架鋼琴，欲以相對思維，置身於守恆的世界，排列出恆變的意義。於是我輕輕打開琴蓋，如同打開堅實貝殼所裸露的，晶瑩而發亮的琴鍵。

將C大調音階用雙手攀爬數遍後，我想起了Z，一位相當熱衷鋼琴的朋友，如何以謹慎且驕傲的口吻向我仔細說明，關於名牌鋼琴的構造：「他們很堅持，一架鋼琴的木頭要來自同一棵樹。」；「技師會很專心去把木版和木版接合地方的紋路對在一起，以達到最佳共鳴效果」；「而且他們會很用心去調整琴槌擊弦的角度、姿勢等，才能造就漂亮的音色……」。

我微笑聆聽著，對於堅持取材同一棵樹的原則深感興趣。也許每棵沉默的樹身中心，各自隱藏一套不容侵犯的聲韻系統，有自定的基音、與之衍生的子音，以及秩序之必要的音群，始能安身立命，發音於是響亮而清澈。我不禁幻想眼前龐大的

平台鋼琴，裡頭是否悄悄棲息一棵樹的靈魂，一顆完整且未經切割的靈魂。儘管它捨棄了天空，收起千萬朵葉子，蜷伏於琴身，終於可以發出美妙的樂音後，是否再也沒有任何困惑？它百依百順得領受彈奏者的心情，不論行雲流水或者荒腔走板，琴聲始終隨之起伏，彈奏者如此盡情，它也忘我得被彈奏著，直到彼此充分融入對方，和諧的音色於焉誕生。但是，那來自樹心深處的靈魂之聲，究竟想要訴說什麼？

沒有餘力往下思考了，面對即將來臨的鋼琴課，我必須加緊練習《巴哈初步》的小步舞曲。

我小心遵循著琴譜所標誌的指法，略為僵硬得、盡量準確彈出音符，然而只是音符罷了，不是音樂，有點洩氣。瞥見樂譜空白處，以細小的鉛筆字寫著醒語：「請充分注意音色，不要有誇張表情」。我想起《巴哈初步》的創作背景，泰半爲了教堂音樂而寫，也許可以想像此樂曲路徑，可通往天堂，於是決定閉眼凝神片刻，等待幻想穿越時空，悄悄來到巴羅克時期的鄉野。

那是一座安靜小教堂，彩繪玻璃裝飾的屋頂，虔心禱告的牧師，當大鍵琴悠悠奏起，浮動著靜謐、安祥的氛圍，呼吸緩慢而平穩，似乎可聽見窗櫺隱然有天使翅膀輕聲拍動，那是否象徵著沒有愛，沒有恨，看似一片混沌卻清醒莫名的心靈狀態？並非刻意壓抑，像是所有躁動不安的情緒粒子，終於找到幽閉的瓶狀空間，慢慢沉澱下來。

巴哈音樂是否就是一塊明礬，可以逐漸沉澱、仔細過濾生命的雜質，回歸清醒狀態，如此人們得以沉靜觀看，生命正在發生的種種好壞、善惡、美醜，那裡可是嚮往的天堂？我想起某本音樂教科書記載，德國某歌劇院門口刻著一首詩：「巴哈帶給我們上帝的話語，莫札特帶給我們上帝的歡樂，貝多芬帶給我們上帝的火焰，但上帝卻賜給我們音樂，讓我們可以不用言語也能向祂祈禱。」

我再度凝視眼前這台鋼琴，仍然悄悄幻想樹之靈魂正在裡頭安靜棲息，沿著年輪在心裡描繪一棵樹的成長曲線，如何毫無畏懼得探向天空，不帶一絲侵略性，以謙卑卻積極的姿勢索問著。那樣神聖而美好的姿態，必然擁有某種清澈的纖維吧！

透過琴聲，也許樹並不打算告訴我什麼，或者正打算說些什麼。其實那些該說的話語早已存在，並不爲了什麼美好的理由而特意言詮，它們完美而無缺得封藏在鋼琴裏，細心參養著音符幼芽，靜靜休眠在夢土，呼吸，微笑；等待甦醒之時，音樂精靈便淘氣地攀上音階鞦韆，盪起彩虹的弧度，與清風唱和，探向天堂的城堡。

或許，樹是往內思考的
樹導引著自己，慢慢給自己
一種形狀，足以排除
風的危險！

沐浴在日光下的樹景，鮮潔的綠色煞是好看，彷彿以旗幟鮮明的姿態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。然而我喜歡在漆黑校園裡漫步，由於校園廣植松林，可以沿著兩旁樹林劃分的小徑悠閒滑行，無須擔心迷路，或者偏離軌道，頂多偶爾踢遠幾顆松果罷了。那翻滾的松果，輕跳音響像極了輕巧的泛音，可以從容得滾出樂章，卻無須擔心失去整首樂章的主題。於是我安心得行走在黑暗林間。

暗中，夜像一張巨大的隱喻，把樹林層層包裹起來，所有清晰枝幹逐漸模糊，綠色就要失去了意義，於是游標起點稍微遲疑，壁壘分明的疆界開始扭曲，我以慢板的速度行走在一座缺乏精緻線條的空間裡；意外的是，白日緊繃的發條，竟得以疲軟，放鬆。唯有香濃的芬多精，摺疊成浪花形狀，以極有規律的節拍波動著。於是此刻行走，竟如泅泳。

一切是否行將歸真，行將失去意義。行將。

我置身在樹林的巨大體腔，跟隨內蘊節奏，呼吸悠長而緩，卻不感到絲毫恐慌。那些簇擁的星光、香氣、以及風的耳語，紛紛融混成一群難以歸類的氣團，不斷朝著中心陷落，燃燒，然後緊緊包裹彼此，親愛且帶點痛楚的。我是否也逐漸陷落在這座饒富意義的森林裡，以至無法準確得解開，現實生活中必須學會，甚至賴以生存的種種辨認公式？

而黑暗似乎是好的。我們終於失去了辨認的名字。

得以在暗中森林裡，盡情地摸索，提問，浸濡著無盡的轉注、侈義，以認真且嬉戲的語法，進行一則龐大敘事結構，允許任何想像的書寫形式，然後不停推翻老舊前提，再度重構嶄新的筋絡，像一尾無畏的鮭魚，沿著漫無止盡的刪節號逆流。那時，我們正在仔細書寫著彼此的姓名嗎？我隔著墨色織物，試圖感受那隱匿的綠色，柔軟纖維，漂浮的木屑香氣，以及指涉交纏，在創作路上摸索行進。

然後有光。整座黑森林瞬間燃亮起來。

那是學生會舉辦的耶誕旬活動，他們將各種顏色的小燈泡，層層披覆在樹身，在松林小徑，在草坪中央，以及圍繞湖邊的樹群。這是件很費力的工作，我看見年輕學生，手臂纏著繁複的燈泡線，小心得攀爬梯子，為樹剪裁一件件華美衣裳。再以金黃緞帶穿過光滑的葉面，交織成美麗紋理，最後在樹梢繫成浪漫的心型玫瑰，

或者懸著一枚藍色小星，當圍觀的路人紛紛投以驚豔眼光，耳邊似是響起麋鹿的跫音，耶誕老人遺落的禮物。

冬日有霧，是個想待在屋內角落取暖的夜，然而有了耶誕句的佈置，趁著夜晚散步的人越來越多，於是樹林充滿了各種閃爍聲音，那似遠似近的囁語，營造出一種夢幻氛圍，當戀人的圍巾輕輕摩擦著唇邊。或許更多時候是充滿曖昧的，那吞吐的話語，臉龐滿映著光，殷殷期待對方的應語。那時候，人與人是如此接近，心情與話語的表達距離如此接近，就連淚與笑，在朦朧的眼裡看來，也是如此相似。

曖昧不明中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是否更能確定界線呢？

猶記某次讀書會結束後，當我靜靜沿著小徑走向回家的路，此時懸在兩耳的助聽器忽然發出嗶嗶聲，發出電量不足的警告，頓時劃破美好氣氛。忘記攜帶備分電池的疏忽，著實令我感到懊惱，然而轉念一想，與其匆忙趕回家去，不如置換另種濾鏡，欣賞散步時一路迤邐的光暈，黑夜的蕾絲花邊。

然而，聲音終究以緩慢波浪逐漸退去，猶如芬多精層遞的波動，直到恢復了靜寂，我所熟悉的寂靜世界啊，孤立乾涸岸邊，再也激不起一朵浪花，依舊燦爛的樹，在眼裡模糊一片。此時簇擁的人們紛紛擦過肩邊，然後離我遠去，彼此的距離竟是如此遙遠，也許他們正在笑著，我看見溫柔的光，灑落在揚起的嘴角上。

盪到湖邊，月光均勻地灑在湖面，沒有漣漪，靜得像一面美好的鏡子，我看見了最美的畫面。那是兩隻雪白天鵝，在湖心靜靜棲息，或者跳舞，時間彷彿靜止了，唯有湖邊樹群不停閃爍，怦然心動。於是靜與動，寂靜與喧鬧，何必孑然？我以無盡的想像為芭蕾舞鞋，在湖畔盡情獨舞，儘管遠處碼頭，正圍坐一群開懷喝酒的年輕學生。也許我該慶幸此刻聽不見，始能獨占與天鵝之間的秘密，邀以月光見證，湖水為鑑。

折回滿樹星星的松林小徑，那光暈與墨綠的皺摺，恰似莫札特所深諳的明暗交疊音色，織就動人的樂章，想起某句詩這樣寫著：「我們必須成為黑暗，然後光才能擁有超凡的質地」，此時閃爍話語竟清晰可聞，在心底烙印下永不磨滅的感動。也許創作之路並不盡然充滿光，陷落的黑暗也許是暫時，唯有行走過程，在淚與笑之間，彼此辨認與書寫，仔細琢磨出屬於自己的生命質地。

喧鬧的慶典結束了，黑暗翩然降臨，樹也再度隱匿自己，人們為了狂歡的結束感到些許失落，鮮潔的樹似乎並不戀棧，依舊自足地扎根，盡情伸展千萬朵葉子。再度行走在黑暗樹林，我深切明白樹依舊吐納，默默生長著，生命韻律從不停止。於是我渴望繼續書寫，置身充滿隱喻的網絡，尋找感動的奧義。

暗中，一切行將充滿意義。行將。我滿懷希望得前進。

若想抵達一株樹的存在，披覆它以內在空間罷
它是沒有疆界的，並且只是真正成為一株樹
假如它在你棄絕塵世的深心中安排著自己

冬末春初，校園充聞著伐木丁丁。空氣中於是漂浮濃濃的木質纖維味道，那是新鮮的死亡氣息，帶點潮溼，枝幹缺口還淌著汁液，葉子猶發亮的綠著。我看見被砍下來的枝桠隨意堆疊在土壤上，乾淨的木頭於是沾染了烏黑土屑，像是等待燃燒的材薪，散發出壯烈氣質。那截樹輪依舊深且清秀，裸露著凄美的痛楚，不發一語，只有迴盪又迴盪的丁丁，在耳穴深處，在樹身中心，輕輕晃動著宇宙深處，像是蝴蝶效應的細微波瀾，我有點暈眩了。

原本綠雲籠罩的校園，似被剝除了一層憂鬱薄膜，逐漸開朗起來，意外發現天空如此湛藍，雲朵舒緩。我仰望著校園角落那多出來的一塊冰藍切片，被葉子擦拭過後更明亮了，卻在心裡悄悄拼湊藍綠色交織的繁複色塊，緬懷共有的美好記憶，那些曾經重疊的時光，離開了彼此後，是否才能發現獨立的深刻性，於是葉脈與雲絮背對思索著。

你說：「樹在成長，它需要暫時死亡；如果一次的毀滅，可以換來新生。」整座森林遂急速地衰老，憂傷莫名。我凝視裸露的樹輪發呆，以指尖劃著圓圈，那些消逝的時光，是否永不復返？並困惱著將如何閱讀一則嶄新故事，當急於抖落那些陳舊不堪的回憶，是否還是故事本身，儘管人們擅於操持尖銳話語，以便切截新與舊的臍帶。

沿著一圈又一圈的樹輪，我終於從外緣回到中心點，意識到毀滅與新生其實並肩生長。所謂存在的定義，也許可簡約為葉脈與雲絮，彼此拭亮，然後蒙塵。交換並不一定等值，誠如應然與實然總是糾結，卻不可混同。

三月柳絮，直到春天真正來臨時，如果枝繁葉茂，如果。於是人們巴望著光禿的枝幹，憂心等待朵朵迸發的木棉，甘於自焚，然後以英雄之姿墜地，化為華麗灰燼，枯竭的句號，樹乃新生。樹卻依舊平靜恬然，重複著無端卻必要的秩序迴圈，不過是一個端點而已。開始或許是結束，存在的奧義繼續閉鎖在樹心，卻也伸出了千萬朵葉子，向著開放性。我於是有些懂了。

天空依舊乾淨，沒有一朵雲困惑著。

註：以上標楷體所引詩歌，皆出自德國詩人里爾克（Rilke）《法國詩歌》。